



南 羊 改 編

# 荆 釵 記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戲曲故事

# 荆釵記

南 羊 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根據明人“荆釵記”改編，寫宋時王十朋和錢玉蓮夫妻被土豪逼迫離散後又復重圓的故事。當初王十朋家貧，用荆釵作為聘禮，娶了錢玉蓮。當地土豪孫汝權却從中破壞，想佔玉蓮為妻，逼得玉蓮投江自盡。幸為錢安撫救起，夫妻仍得重圓。故事描寫古代一對青年夫妻對愛情的真摯，同時也揭露土豪醜惡、無恥的面目。

戲曲故事

荆 釵 記

南 羊 改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七八第

協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0276

開本：787×1092 1/36 印張：1—10/18 字數：27,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40,000

定價：一角五分

## 目 次

- 一 錢玉蓮不嫁土豪..... 1
- 二 王十朋拒婚相府..... 11
- 三 逞奸計被迫投江..... 19
- 四 肆淫威無端改任..... 27
- 五 索聘禮奸邪落網..... 34
- 六 見荆釵夫婦重圓..... 42

## 一 錢玉蓮不嫁土豪

話說南宋紹興年間，浙江溫州府有個太學生，姓錢，名流行，乃是個仁厚長者，也有些才學，當時考過貢元，因此人都叫他錢貢元。他老妻早故，續娶姚氏；膝下并無兒子，只有前妻生下一女，名喚玉蓮；一家嫡親三口兒。還有一個胞妹，嫁在對門張家。

那玉蓮生得又美麗，又聰明。錢貢元僅有此女，十分寵愛，看承得和掌上明珠一般，四五歲上，便親自教她讀書。現在年已一十六歲，讀了一肚皮的書，深明事理，目光遠大，差一些的秀才還不及她。雖則后母姚氏不甚賢惠，對前妻所生女兒不甚親熱，有時不免三言兩語，玉蓮也不去計較。她又性愛勤勞，并無富貴人家小姐習氣，除了女工以外，家中一切事情總是伸手便做，后母就是要找她錯處，也無從找起，所以母女之間倒還能和和氣氣過着日子。

只是一件，錢貢元想到自己年已六十，女兒親事未定，這件未了的事，時刻橫在胸中。總想找一個才貌雙全，品性優良的女婿，才配得上自己女兒，自己也得半子之靠。留意

尋訪，果然訪得一位合乎他標準的人。此人乃是本府府學秀才，姓王，名十朋。爲了要探探女兒的心意，試試女兒的眼力，從朋友處覓得幾篇王十朋做的文稿，和別人做的幾篇，一起帶回來給女兒看。玉蓮首先看了十朋的兩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大有學識，不覺稱贊不已。錢貢元見女兒贊好，心中越覺快活，便告訴她王十朋不但才學好，而且品貌也好；將自己想招他爲女婿之意一并說出，徵求女兒的意見。玉蓮心中雖則願意，究竟女兒家面嫩，只是紅着臉輕輕地說了聲：“但憑爹爹。”低下頭假裝翻閱文稿。錢貢元聽了，知道女兒同意了，正在盤算這樁事怎樣進行。玉蓮忽然笑道：“爹爹你看，秀才當中也有這樣不通的。”錢貢元取來一看，只見題目下面注着“孫汝權”三字，因道：“他是本城土豪，不知怎樣混到一名秀才，只會欺壓平民，哪里懂得文章。”

次日，錢貢元一早起來，拜訪他的朋友許將仕，托他到王宅去說親；回到家里，專等好音。隔了半日，許將仕來說：“王老安人說：‘家道貧窮，無力備辦聘禮，不敢仰攀。’堅決不肯答應，只好慢慢再說吧。”原來王十朋，表字龜齡，別號梅溪，年方二十，父親景春早故，依靠母親張氏扶養成人。這樁婚事，在他們母子心中，未嘗不願，只是錢家富有，自家太窮，備辦不起聘禮，只怕女家笑話，所以不敢答應。

隔了幾日，錢貢元聽說這次府衙堂試，王十朋又是第一名，招婿之意越加迫切，再托許將仕作媒，說道：“請告訴王



老安人，不論人家貧富，只要女婿賢良；聘禮不拘輕重，隨意下些，便可成親。”許將仕到了王家，提起親事，起初還是不肯答應，經不得他把錢貢元的話反覆說明，再三勸告，終於答應下來，把荆釵一支作為聘禮。當日，許將仕回覆了錢貢元。錢貢元心願已了，十分輕快。姚氏見了荆釵，却發話道：“這是一支木頭做的簪子，有什麼希罕，把它來做聘禮。”

錢貢元道：“你不懂的。”

姚氏道：“我有什麼不懂。這木頭簪子，一分銀子好買它十根，就好討十個媳婦，有這樣便宜的事。老的，你受了人家騙了。”

錢貢元道：“不要胡說。”

兩口子正在吵嘴，忽見妹子興沖沖地跑來說道：“哥哥，嫂嫂，我來給侄女兒做媒來了。”

錢貢元道：“妹子，你來遲了。”

姚氏搶着說道：“姑娘，不要說起，這親事，憑了那老許，把女兒許與王什麼朋了。”

姑娘道：“不是海棠巷王景春的兒子王十朋么？”

姚氏道：“姑娘，你也認得？”

姑娘道：“認得。娘兒兩個過活的。”

姚氏道：“家道如何？”

姑娘道：“風掃地，月點燈；孤老院里趕出駝子來，窮斷了他的脊梁筋。”

錢貢元道：“休要胡說！那王十朋是個飽學秀才。”

姚氏道：“飽學，飽學，又當不得飯吃。姑娘，你說的是哪家？”

姑娘道：“我說的是孫家，住在五馬坊大門樓，本城有名的大財主，叫孫半州，哪個不知，金銀用秤稱，珠子用斗量。現在先送金釵一對，壓釵銀四十兩；交了年庚吉帖，就有禮物登門。”

原來這孫半州，就是孫汝權，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年紀二十四五，還未成親。一日，從錢家門首經過，偶然看見玉蓮十分美貌，便想娶她爲妻。打聽得住在錢家對門賣餅的張媽媽，就是錢貢元的妹子，因此托她來說親，許她事成重謝。

當下姚氏聽了姑娘的話，便道：“如此說，就退了王家，改嫁孫家。”

錢貢元道：“你不知道，那孫汝權爲富不仁，人極奸詐，我也配他不來，還了他聘禮。”

姚氏道：“嫁給王家，你不怕女兒餓死！”

姑娘道：“對！退了王家，改嫁孫家。”

錢貢元道：“你們曉得什麼！一家女子百家求，求了一家便罷休。”

姚氏道：“夾了嘴！一家女子百家求，九十九家不罷休。”

錢貢元道：“罷，罷，我也不來和你們胡纏。我兒現在房中，妹子，你把兩家聘禮去問女兒，願嫁金釵，就是孫家；願嫁荆釵，就是王家。我再不管了。”

姑娘心想：“你纔我們不過，把事情推在女兒身上。要  
你不管，我的媒人才做得成功。難道玉蓮金釵不愛，倒愛荆  
釵；財主不嫁，倒嫁窮鬼；沒有這樣傻的。”她拿了兩家聘禮，  
來到玉蓮房中，看見玉蓮正在綉花。玉蓮見了姑娘，放下針  
綫，立起身來，請姑娘坐。姑娘看見她在枕上綉的是一枝并  
頭蓮，說道：“好呀，這并頭蓮是做親的意思了。”

玉蓮道：“姑娘休要取笑。”

姑娘道：“姑娘說的是正經，不是取笑，今日特來與你說  
一頭親事。”

玉蓮道：“不是爹爹許那王……”

姑娘道：“虧你不羞，不出閨門的女兒，曉得什麼黃白，  
好歹等姑娘說出來。你爹爹許了王家；母親見他貧寒，把你  
許了孫家。他是溫州城里第一個財主，孫汝權，孫半州。這  
是王家的聘禮，這是孫家的聘禮，你自己挑吧。”

玉蓮心想：“不要說別的，單講才學，兩個人的文章我都  
見過，真是天差地遠。”因道：“姑娘，孫家乃富貴豪門，玉蓮  
家貧貌醜，不敢應承。願受荆釵。”

姑娘道：“我兒休要執性，聽姑娘的話，若嫁了孫家，一  
生受用不盡。”

玉蓮道：“他家富，我家貧，豈不給他們看輕。”

姑娘道：“他慕你容貌，才來求親，就是看重你，哪會看  
不起你。”

玉蓮道：“爹爹已把我許配王家，君子一言，怎好反悔。

實在不敢奉命。”

姑娘道：“勸你嫁孫家，是爲你打算，倒把我比做小人。你娘把你許配孫家，難道不應當服從娘命嗎？”

玉蓮道：“爹娘雖是一般，事情須有個先后。”

姑娘道：“不是姑娘誇口，十處說親，九處成功，倒沒有看到過你這樣的傻子，財主不嫁，願嫁窮鬼。”

玉蓮道：“做媒的……”

姑娘搶着說道：“你說做媒的，怎樣？難道是老虎，要吃人的？”

玉蓮道：“不是說姑娘，我是假如這麼說。做媒的總是胡言亂語，雖不是老虎，信着他，就被他誤了終身。”

姑娘怒道：“不知好歹的丫頭，竟敢來譏笑我，量你沒福享受富貴！”

玉蓮道：“這種不義之財，有什么希罕！”

姑娘道：“好，不要和你講，找你娘評理看。”一壁走，一壁嘮叨着：“晦氣，晦氣，不知好歹！”

到了外面，姚氏迎着問道：“姑娘爲什么發怒？”

姑娘道：“不要說了，真氣死人。好意勸她嫁孫家，她倒有許多道理，把言語來頂撞我。這也罷了，還說爹是親的，做得主；娘是繼母，做不得主。”

姚氏道：“有這等話！她七歲死了娘，是我扶養長成，倒說我做主不得。玉蓮，你來！”

玉蓮聽得母親叫喚，忙從房里出來：“母親……”

姚氏道：“走開！不是你娘。”

玉蓮道：“這是爲什麼？姑娘。”

姑娘道：“不要叫，不是你姑娘。”

姚氏道：“你好欺心！姑娘來說親，肯不肯，好好回覆她。怎麼說爹是親的，娘是繼母，做不得主，罵我許多。”

玉蓮道：“哪個說的？”

姚氏道：“姑娘說的。”

玉蓮道：“姑娘，你在哪里聽見我罵母親？”

姑娘道：“呸！我今天不是對是非來的。”

姚氏道：“我且問你，究竟願嫁孫家？願嫁王家？”

玉蓮道：“母親，那王秀才雖窮，乃是才學之士，不難發跡；孫汝權雖富，乃是奸詐之人，必定沒有好結果的。”

姚氏道：“閉嘴！我是你什麼人？”

玉蓮道：“是娘。”

姚氏道：“既然知道是娘，娘的話爲什麼不聽？”

玉蓮道：“爹爹已許王家，現在又改許孫家，豈不被旁人笑話，說我們愛富嫌貧。貪目前富貴，不顧人品好壞，一朝失敗，豈不誤了終身，那時懊悔也來不及了。”

姚氏道：“你推三阻四，不聽娘的話，眼睛里還有尊長嗎？”

姑娘道：“真的，連娘都敢頂撞起來了。”

玉蓮越思越氣，知道講道理是講不通的，因道：“請你們不必威逼我，便割下頭來，我也決不到孫家去。”說畢，回房

去了。

姚氏大怒，要趕上去打，姑娘還在旁邊搖旗吶喊。錢貢元在書房聽她們吵了半日，實在忍不住了，出來說道：“這算什么！”才把姑嫂兩個擋住。又向姑娘道：“妹子，好好一家人家，你來了，惹得她們母女吵鬧。”

姑娘道：“是我今天來錯了，以后再不來了。”

姚氏道：“姑娘不要聽他。你養得好女兒，頂撞人，罵人，倒怪別人。”

錢貢元道：“媽媽，玉蓮一向是孝順的。她既決意嫁王家，就依了她吧。”

姚氏道：“我有辦法：依我嫁孫家，多給些嫁妝首飾與她；她要嫁王家，剝得赤條條，揀個十惡大敗日，一頂破轎子送去，嫁妝首飾一些沒有，再不管她。”

錢貢元心想：“孫家說親，一次不成，決不甘心，一定會來二次、三次。夜長夢多，何不將計就計，把玉蓮送到王家，免生意外阻隔。”隨道：“媽媽，明日正是十惡大敗之日，就是明日送去。”

姚氏道：“也好，就是明日。”

錢貢元道：“媽媽，你送去。”

姚氏道：“我不去。姑娘，你送去。”

姑娘道：“嫂嫂，一個泥人送到廟里，看個下落，就是我去。”

錢貢元把自己苦衷，和不得已出此下策，暗暗告訴了玉

蓮，

當夜，玉蓮睡在牀上，翻來覆去，思緒紛來：一時想想倘然母親不死，看到女兒出嫁，多少快活，給我備辦這樣，備辦那樣，多少風光，現在呢，弄得這樣冷落；一時想想繼母，和她無冤無仇，爲什麼要逼着我嫁孫家，把我推入虎口，爲什麼這樣刻薄，一些衣飾不給；一時想想爹娘感情不好，爹爹年紀大了，離家之后，飲食冷暖更有什么人來細心照顧呢；一時想想王家情況不知怎樣，王秀才將來會不會有翻身的一天，讓她吐一吐今日的惡氣；思前想后，一夜沒有好睡。

次日，媒人許將仕、送親姑娘、掌禮的、抬花轎的等，都陸續來了。只有姚氏緊閉房門，高臥不出。當然，這是因爲玉蓮觸犯了她，向玉蓮報復。可是還別有原因：原來錢貢元年紀大，怕麻煩，銀錢衣飾都交姚氏掌管；自己睡在書房里，不大到上房去。今天女兒出嫁，姚氏只怕錢貢元到上房來取銀錢衣飾給女兒，所以把房門一關，使他無法進來，可以做到她一絲不給的計劃。

當下錢貢元跑到女兒房里，不見玉蓮，四處尋覓，見她在祠堂內哭泣。錢貢元道：“兒，你在此做什么？”

玉蓮道：“爹爹，我在此拜別母親神主。”

錢貢元聽了，非常難過，勸道：“我的兒，不要哭了，快去梳洗梳洗吧。今番爹爹委屈了你，也叫事出無奈。好在女婿聰明，總有翻身的一天，你也不必愁苦了。”

玉蓮道：“爹爹，母親脾氣不甚好，凡事忍耐些吧。孩兒

去后，無人侍奉，飲食冷暖，還望爹爹自己留心。”

玉蓮打扮已畢，錢貢元不免又叮囑一番做媳婦的道理。

姑娘道：“我兒，你若依了我，首飾嫁妝，十分豐盛；今日沒來由倒嫁這個窮鬼。”

錢貢元道：“你好胡說！”

玉蓮拜辭了錢貢元，錢貢元叫她上轎。玉蓮還要拜辭姚氏，錢貢元道：“那老潑賤你去拜別她做什么？”

玉蓮道：“爹爹，寧可她無情，不可我無禮，豈可不辭而去。”

姑娘道：“待我去請她。”跑到上房門口，告訴她玉蓮要向她告辭，請她出來。

姚氏在房內應道：“不出來，我譬如張果老倒騎驢，永遠不見這畜生面。”

姑娘出來向玉蓮說了。玉蓮又親自進去，姚氏仍舊不肯開門，只好隔門拜了幾拜，說了聲：“母親，女兒去了。”

這時，許將仕已動身，先到王宅去通知。玉蓮和姑娘都上了轎，由掌禮的伴着，前面僅有一對紗燈引路，也沒有鼓樂，就這樣冷清清地望王宅而去。錢貢元送到門外，看了心中無限傷感。

## 二 王十朋拒婚相府

錢玉蓮自到王家，因為她的聰明賢淑，樸素勤勞，婆婆

張氏自然喜愛，至於夫妻間的相親相愛，更不必說了；而且知道她堅決拒絕孫家聘禮，並不愛慕虛榮，所以格外看重她。光陰迅速，結婚以來，轉眼半年，玉蓮時刻掛念着家中老父，但是想到受了繼母的這場羞辱，覺得沒有面孔回到家里去，希望家中最好有個人來，可以曉得一些消息。哪知錢貢元自女兒出嫁之后，心中悶悶不樂，病了幾個月，所以始終沒有派人來探看玉蓮。

一日，王十朋和母親、妻子正在商量進京趕考的事，官府限期，應試秀才須在本月十五日以前動身，學中朋友也幾次前來催促同行，可是王十朋爲了缺少盤費，無法籌措，正在左右爲難。玉蓮道：“還是我回去懇求爹娘，或錢或鈔，借些來與官人路上使用，不知尊意如何？”

十朋道：“好是好，只怕岳丈不答應。”

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門，十朋出去開門一看，却不認識。那人道：“小人是錢宅來的。”

十朋請他少待，叫道：“娘子，你家中有人來了。”

玉蓮出來，見是家里使喚的李成，問過了家中情形，又道：“今日你來有什麼事情？”

李成道：“老員外知道秀才官人不日就要上京應試，恐怕宅上無人照顧，叫小人收拾了西邊空屋一所，特來請老安人、小姐過去，同家另住。”

玉蓮道：“這是再好沒有，你進來見了婆婆當面說吧。”

李成跟着玉蓮進內，見過婆婆，把錢貢元的話轉說一

遍。婆婆心想：“好雖好，只是親家母不大賢惠，恐怕被她看不起。”有些遲疑不決，因道：“孩兒，媳婦，你們看怎樣？”

十朋正在担心自己動身之后，老母嬌妻無人照顧，有此機會，豈可錯過，說道：“既是岳丈照顧我們，不可辜負他的好意，還是去的是。”

玉蓮、李成又竭力相勸，終於決定了去。好在傢具那邊都有，就是收拾了些衣服被褥，打了包，叫李成拿了，先去通知。又把家中什物略為整理，一把鎖鎖了大門，辭別了衆鄰舍，托他們代為照看。三人慢慢地向錢宅而來。李成早在門口等候，遠遠看見他們來了，便去通知了錢貢元。錢貢元來到門口，迎接進內，見禮已畢，十朋母子向錢貢元謝了招留的盛意，又請姚氏出來見禮。

原來這次邀玉蓮婆媳來家同住，完全是錢貢元的主意，並沒有通過姚氏，姚氏心中大不高興，照例閉門不理。當下錢貢元只好推說姚氏有病，改日相見。各人心中也都明白，便拿別話岔開。

玉蓮把十朋缺少盤費的事，暗暗向錢貢元說了。錢貢元道：“我兒放心，我已準備在此。”說着，從袖中摸出一封銀子來遞給玉蓮：“這是二十兩。”玉蓮又悄悄交丈夫收下。

錢貢元同了王十朋等到西邊屋里看了一番，見布置整齊，一切用具應有盡有，十朋母子忙又向錢貢元道謝。回來，錢貢元便叫李成把酒菜擺上，一來與婆婆接風，二來與十朋送行。原來十朋明日就要動身了。